

沙中線考古的危機與機遇

一、考古惹的禍嗎？

- 1、機場與考古緣分
- 2、考古觸發危機
- 3、中文大學現場考察

二、怎樣挖古代的水井？

- 1、解讀古井基礎
- 2、如何發掘古井
- 3、東亞古井考古

三、有多少宋元水井？

- 1、已被拆卸四號井
- 2、華麗的五號井及其問題
- 3、萬眾矚目去留未定石井
- 4、被遺忘的土井
- 5、宋元水井總檢閱
- 6、香港最古老水井
- 7、東亞與宋皇臺水井溯源

四、宋皇臺考古意義重大嗎？

- 1、沒有研究的發現成嗎？
- 2、外行對宋皇臺遺址的評價
- 3、宋皇臺考古評價怎樣才合理
- 4、香港宋元考古和宋皇臺
- 5、宋皇臺遺址是中心聚落嗎？

五、如何考古轉危為機？

- 1、考古成為現代化絆腳石
- 2、重新認識古代的新平台
- 3、齊心合力保護古文化
- 4、專業與公眾考古融合

沙中線考古的危機與機遇

鄧聰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
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

一、 考古惹的禍嗎？

1、機場與考古緣分

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，但地理環境優越，十分適合人類居住。然而，一直以來，我們被教育，英國殖民地管治以前，香港是“一座荒島”、“一條漁村”。千秋壯觀君知否！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談到，二十一世紀我國考古學發覆古今，有“地下的中國”，當然地下也有古代的香港。近二十年來，香港考古發展的迅速，證實本地考古也是遍地黃金。幾乎凡在香港郊野地區動土施工，古代文物出土不絕如縷。更令人難以想像的，最近在鬧市九龍中，古物接二連三的發現。

香港現代化機場，看上去與考古風馬牛不相及。出人意料是，機場的本身，竟是香港考古發展的大本營。1990 年代初由於赤臘角新機場建設，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嶼山高速公路的周邊，考古發現數十處古代遺址，出土豐富的文物。赤臘角上虎地灣遺址，更發現了 6 千年前製做樹皮衣服的工具，在世界考古研究中大放異彩。無獨有偶，最近沙中線土瓜灣站動工，在建於 1962 年舊機場啟德客運大樓周圍，深約一至兩米土層中，竟然仍埋藏著很多自清代至宋元時代的遺存，真是劫後餘生，令人驚訝。新舊機場建設與考古關係，機緣巧合如此。這說明香港的郊野以外，連大都會一些現代建築的底下，都仍然有古可考。現代化建設中古代文物不斷的出土，讓社會大眾重新審視本地文化根源，亦形成當代都市發展與古代文化對峙的局面，為香港現代社會經濟、文化帶來衝擊，成為無可迴避的狀況。

古代文物出土，傳統文化中一度被視為祥瑞之兆，山川效靈，千載泄密。理論上，考古學上重要的發現，應是很值得社會大眾興奮的事。這次沙中線宋皇臺遺址（即聖山遺址）的考古，九龍城“宋元人氣”的發現，被傳為“過去 60 年來最大的考古發現”，結果竟然在社會上掀起軒然的大波。以廣東話表達，真係挖出“傑撻撻大鑊粥”。

2、考古觸發危機

最近傳媒所發布有關宋皇臺遺址考古的言論，讓人觸目驚心，憂心忡忡。如對古文化的破壞：“4 古井 200 遺址被毀”、“宋井折射考古災難”、“古諮會否認破壞遺址”、“重要文物在工程圍板後面，危在旦夕”。本地歷史的問題上，有令人側目的發言，如“發掘宋帝落難史”、“出土由麻石鋪砌的古代明渠……可能由官府或駐軍參與”等。

對於下一步的行動，也是眾說紛紜。經濟上巨額耗資，如古井作原址保留，預期土瓜灣站需移位，影響前後路軌建設，前後車站亦需改動，甚至會影響附近公共設施和樓宇。一個古井整體原封不動的搬遷，就耗資千萬。一些保育方面的觀點，如“搶救聖山遺址，重塑香港歷史”、“一項千載難逢的盛事隨時變成踐踏文物的醜聞”。在社會上，已出現“區議員偕居民攔途請願”、“團體促沙中線即時停工免進一步破壞古蹟”、“向國際社會投訴”等。更有上升到考古道德的叩問，如“古諮會被動，難杜絕隱瞞情況”等。這一切一切，似乎都是由考古惹的禍，考古引發的危機。

3、中文大學現場考察

然而，迄今社會上並未見有從學術角度，對宋皇臺遺址發現的內涵，作過系統的評價。對學術界來說，面對宋元古蹟出土之日，亦為澌滅之期，令人扼腕嘆息。自 1980 年代二十多年來，筆者一直參與港澳地區考古事業，自然對宋皇臺遺址考古工作十分關注。今年 5 月 1 日，本人主動致電古物古蹟辦事處(AMO)，要求對此遺址實地考察。5 月 2 日下午，我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鄧學思、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翁永森、高錦鱗、梁德裕諸君，前往正在發掘的宋皇臺遺址 T1 工地，蒙考古隊隊長中山大學劉文鎖教授親切的接待，得以直接觀察和理解該遺址 T1 範圍發掘現場的狀況（圖一）。我們衷心感謝中山大學劉文鎖教授在考古現場的指教，古物古蹟辦事處准許我們對考古現場實地的拍攝和引用（圖二、三）。目前宋皇臺遺址的發掘仍然在進行中，新的發現一定層出不窮。2012-2013 年宋皇臺遺址發掘，只有初期的報告書。期待不久的將來，更多的寶貴材料由發掘者深入研究後，早日公布。

這篇短文紀錄了我們對這次宋元時期遺址遺跡初步的考察。其中宋元古井和建築遺跡的保育問題，關係到近期社會對沙中線土瓜灣站工作發展去向的決定。筆者對宋皇臺遺址的評述，愚者一得之見，就教海內方聞碩學，一起商量論定。

以下，為一般讀者更容易明白考古出土宋元遺跡的意義，先簡單介紹考古學上古井工作基本的概念。其次，對迄今宋皇臺遺址發現的宋元遺跡介紹評述。對這些約千年古蹟無論我們持有甚麼的態度，都必須首先對遺跡具體的狀況有所理解後，才能作理性的判斷。



圖一、中山大學劉文鎖教授向鄧聰解釋 T1 石井發掘情況（高錦鱗拍攝）



圖二、中文大學考古人員在考察房址遺跡（高錦鱗拍攝）



圖三、中山大學、中文大學及古物古蹟辦事處討論可能是宋元的土井（鄧學思拍攝）

二、怎樣挖古代的水井？

1、解讀古井基礎

香港宋元的古井的保育，是目前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。我們要具備一些古井考古入門知識，才能理解沙中線考古問題的所在。

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方井及其上井亭建築，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（圖四）。大家可能均看過近代水井，通常只注意井口的部分。然而考古對古井研究，更重視井口下深埋的井身。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發現過五百口古井，專家介紹古水井與井亭配

合，是一個較完備的設施（圖五）。井在地面上井口外露，兩側為井台，水井上蓋有井亭，遮風擋雨，水井周圍有排水溝，可以防止污水倒流。考古學上把水井區分上中下三部，上部井欄、中部井身和下部集水部位（圖六）。井欄也稱井杆，古代稱之為“銀床”，是突出地面井口的護欄。井身中部是井圈。井底最下部是集水的位置，地下水湧出的部分，常置以礫石或粗砂等作淨水的設施。古人築建水井，一般是先挖掘水井土坑，土坑上大下小，呈階段的下降，稱為掘井土坑，供鑿井工人築井身時，在土坑中容身工作的空間。

十三世紀日本《當麻曼荼羅錄記》中，收錄了一張十數個工人開始挖土坑修築水井的圖畫（圖七）。圖中可見工人以長木鎚開始挖掘，在中央有直徑約4米黑圈的掘井土坑，周圍有木工、運土工人等工作。這幅圖畫反映了相當於中國宋元期間的日本，人們開挖水井土坑生動的場面。對考古學而言，水井好像一個通往古代的時光隧道，讓我們重現古人的生活和建築的技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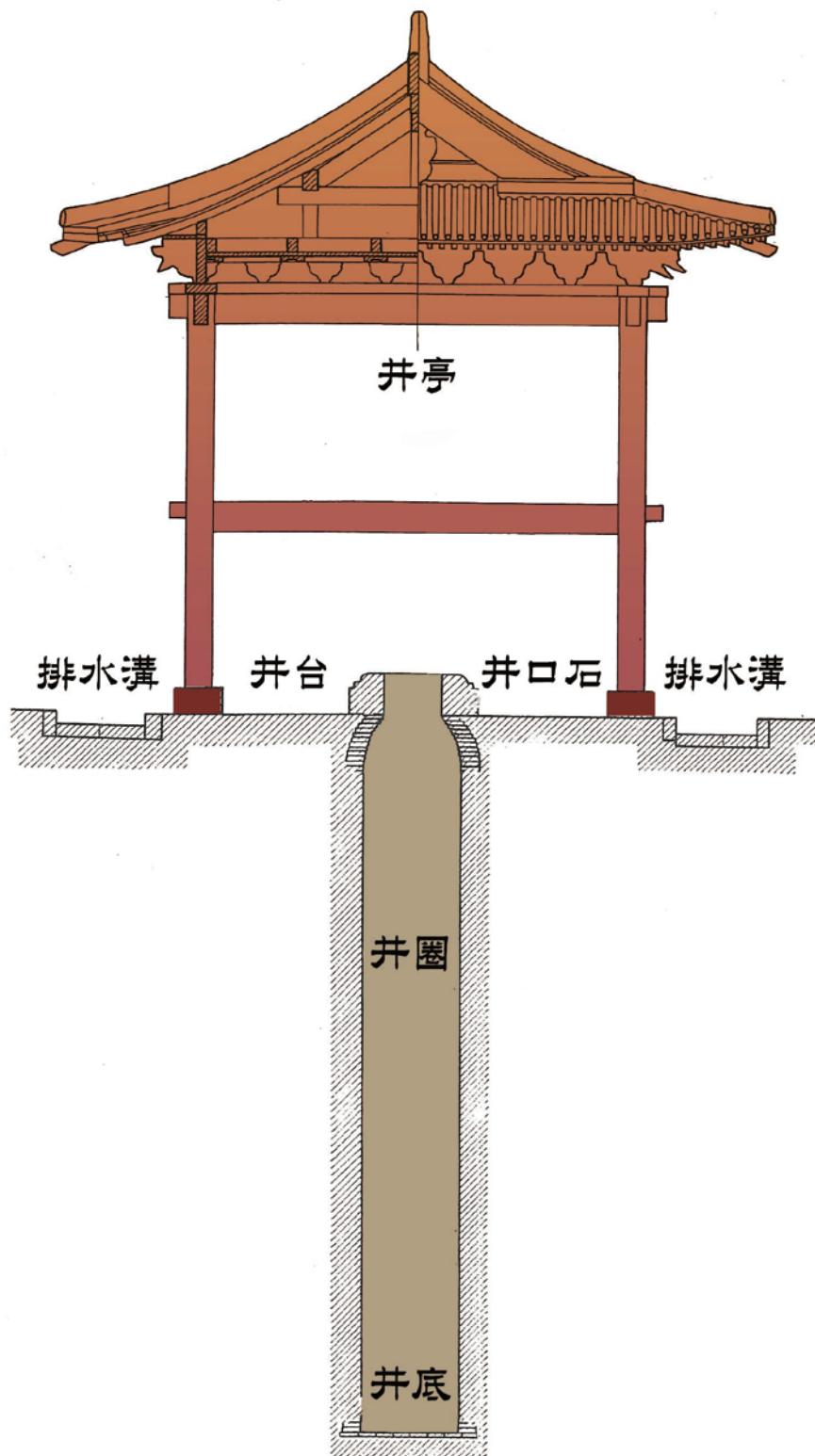
2、如何發掘古井

古代水井考古發掘的目的，首先是水井功能的辨識，如飲水井、灌溉井或者工業用井等之間的差異。通過古井的發掘，探究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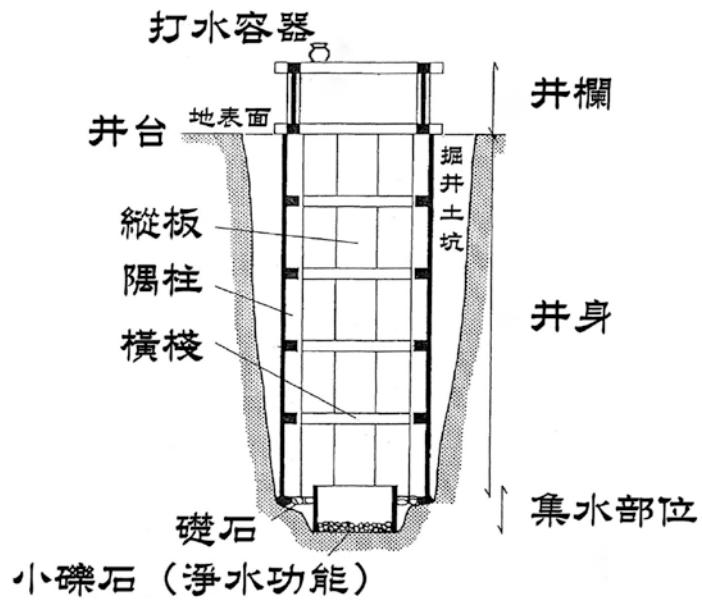
- a. 水井的築建技術；
- b. 水井使用的狀況；



圖四、《清明上河圖》中汲水圖（依《南越國署遺址嶺南兩千年中心地》，2010）



圖五、廣州古代水井及井亭結構示意圖（依《南越國署遺址嶺南兩千年中心地》，
2010）



圖六、水井的各部份名稱示意圖（依《發掘調查手冊》，2011）

c. 水井被廢棄前後的變化。

有時候更可以通過水井內堆積的變化，復原古代環境變遷等。

考古學對古井的發掘方法，具體包括：

(1) 從地面確認水井平面形狀的遺跡

區分井口、掘井土坑、井台、排水溝和井亭建築柱穴等。通常掘井土坑和井口內埋土的顏色和土質，都有較大的差別。

工人邊修築井身時，邊回填掘井土坑時的埋土。井口內的埋土，可能是人為或者是天然的堆積。

(2) 半剖面發掘水井遺跡

對水井的遺跡按中軸線分成兩半分，自井身內外分層發掘。對於水井內的堆積，收集不同分層土壤的樣本供科學分析。對水井本身逐步揭露，井的內外結構特徵的分析（圖八），包括井體自身的構築，如石構件疊壓砌築的井身，要重點研究石原料的來源、石構件加工技術及丈量計算等分析。至於水井底部集水結構和過濾構造，必須仔細的觀察紀錄。另外，發掘者還要充分考慮水井在建築、使用、廢棄過程中，可能存在過祭祀行為的活動。

(3) 水井邊緣遺跡的發掘

井欄上使用痕的確認，提水機械設施、井台活動空間構築、排水溝和井亭柱穴等遺跡的存否。

當然，水井中往往出土大量盛水的器皿，特別是汲水水瓶和罐等，是水井遺跡斷代最有力的根據。

3、東亞古井考古

古井在東亞考古學上佔有重要的位置。人不能離開水源，不能不飲水。“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”，成為東亞古代農業最重要的特徵。然而，古井更有我們現代人所難以想像的神秘功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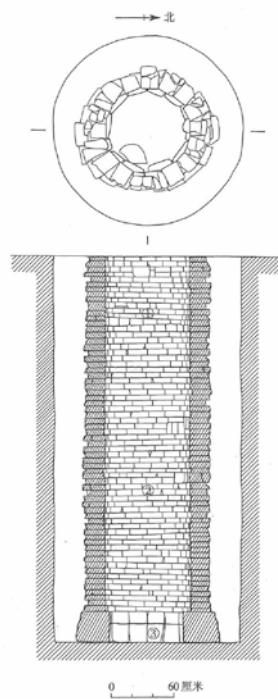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有時會把寶藏深埋於井中。2002年6月，考古學家在湖南里耶古城深17米一號古井中，從第6至17層共發掘出36,000枚秦代簡牘，震驚中外。2011年6月，在蘇州市一個宋代古井中，發現有4噸重的古錢，混集有罕見銀製聖宋元寶，也成為國際新聞。可見古井也是文物的寶庫。

最後，考古學採用聚落全體角度，考慮井與當時人社會生活的關係，如農業社會中聚落與水井水源、農田耕作空間的關係；古井的開鑿、管理、使用等社會的問題。在古代社會中，同里共井，因井為市，井田、市井、井宿，井與人們的生活關係密切。考古學由井與聚落關係角度，企圖最大限度地復原古代人類的生活。

古代東亞很多地方都使用井。中國考古學發掘數以千計的古井。日本有井考古學的專著。通過宋皇臺遺址古井的發現，香港地區也進入到東亞古井考古比較研究的新領域。



圖七、十三世紀日本開挖水井工作圖（依《井戸考古學》，2006）



圖八、廣東南越宮署元代古井剖面圖（依《南越國署遺址嶺南兩千年中心地》，2010）

三、有多少宋元水井？

究竟迄今發現宋元水井有多少處呢？已公布的有三處，這裡再增添一處，即一共發現四處相當於宋元時代的井。

1、已被拆卸四號井

宋皇臺遺址迄今已掘 15,000 多平方米。據謂今年再發掘 10,000 多平方米，一定會發現更多的遺跡。令人難以猜想，今後會有多少宋元古井、房址的發現？

本文集中討論宋元水井和房址遺跡。宋元水井方面，已公布有三處水井，另加一個新認識的水井，一共四處。以下逐一簡略討論。

據報告，這個井（2012-13 年 T120(J4)四號井）（圖九 b）由上、中、下三部分組成，上、中部分別是近代至清代的遺跡，而下部由礫石與黏土堆砌井邊，從中發現宋元的瓷器。這個井直徑 1.6 米，深 2 米。從發表照片看來，井的上部呈圓形，已揭露平面的形狀。宋元時期的井深度已發掘約 1 米左右（圖九 b）。四號井最後發掘進行的情況，尚未見報道。四號井因在工程發展區內，已不復存在。



圖九、T120 四號井和五號井及其分布（依 AMO 報告）

2、華麗的五號井及其問題

此井（2012-13年 T5(J5)五號井）（圖九 c）被原址保護。據報井身由 10 層花崗岩長方形石塊疊砌而成，石塊間由黏土接合，井的結構保存良好。由於安全的理由，尚未發掘到井的底部。五號井的開口在第 3a 層，年代上屬於宋元階段。井外欄寬 2.33 米×2.08 米，深 3.00 米，略呈長方形。因為未挖到底部，所以井深應比三米更深。2014 年簡報上僅簡介五號井的一二。簡報頁 25 描述回填保護此井的過程。其中第一張照片是五號井的頂視圖，可見南邊外欄一角，已非常靠近發掘的坑壁，是經探方擴大揭露的部分。（圖十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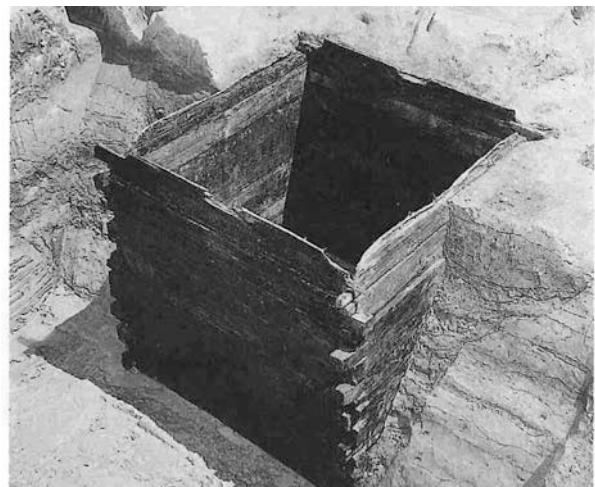
圖十、五號井頂視照片（依 AMO 報告）

據簡報圖 B3e（即圖十）南向北的照片所示，五號井的周圍狀況，尚可見很複雜的建築結構，水井口的井欄外，有石砌的外欄，其間兩邊鋪築有大型石塊。五號井南面外欄緊貼南探方壁，估計有更多的遺跡尚未揭露。井外欄外的北面和西面，有排列成行的礫石建築。井的東面所揭露面積較大，緊貼東壁外欄，有大型長方形石條，周圍有較大面積小礫石鋪設的生活面。井身內的堆積，大部分已被清理。此井已被堆土回填保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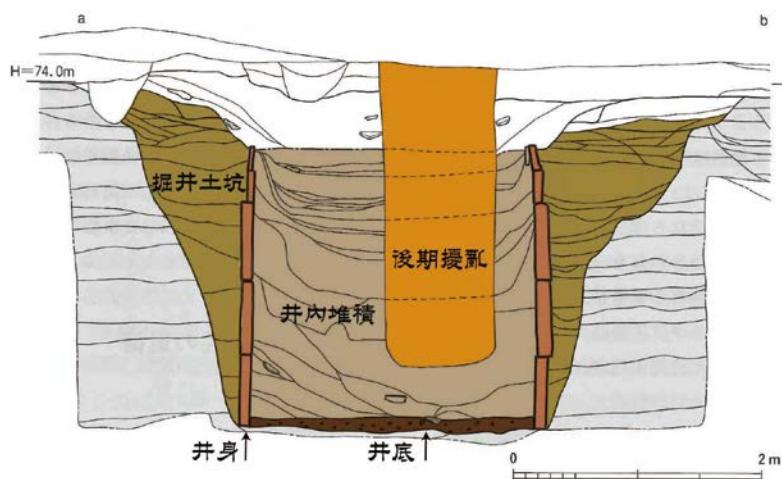
從五號井寬闊外欄和內欄的構造推測，外欄以外石構建築遺跡豐富。我們考慮到此井除本體外，其外圍更有可能存在井亭般上蓋的建築。如果以八世紀日本奈良縣西大寺食堂院遺址中大型水井相比較，該井口一邊長 2.3 米，深 2.8 米，比宋皇臺五號井略淺。然而，西大寺食堂院的水井上，確認有上蓋建築，為約 10×5 米長方形的小屋，功能上與水亭相若，此房址內有交錯排水溝。（圖十一）該井身由木板圍築呈方形，由木板榫卯合疊砌而成。從井身外掘井土坑橫斷面看到，挖井土坑的上部比井口寬約 1.5 米多。井身內填土堆積井然有序，可見是有意人為的廢棄堆積，井最底部有淨水木炭和礫石層。在中國這樣的帶有水亭般結構的水井也常有發現。如前述里耶城址一號井也可作為參考。（圖十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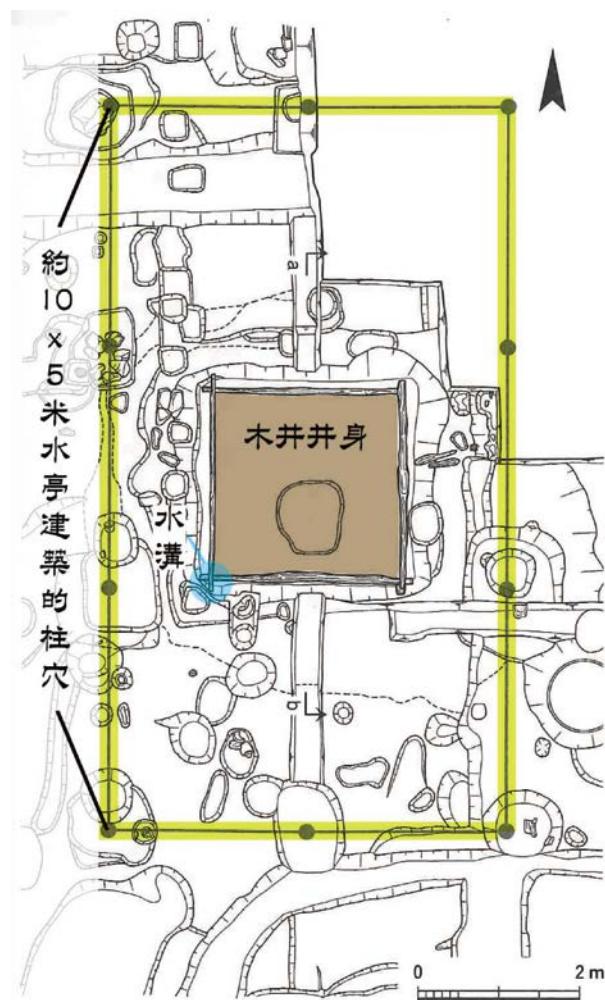
a. 水井及井身內部堆積分層發掘



b. 西大寺食堂院水井外部及掘井土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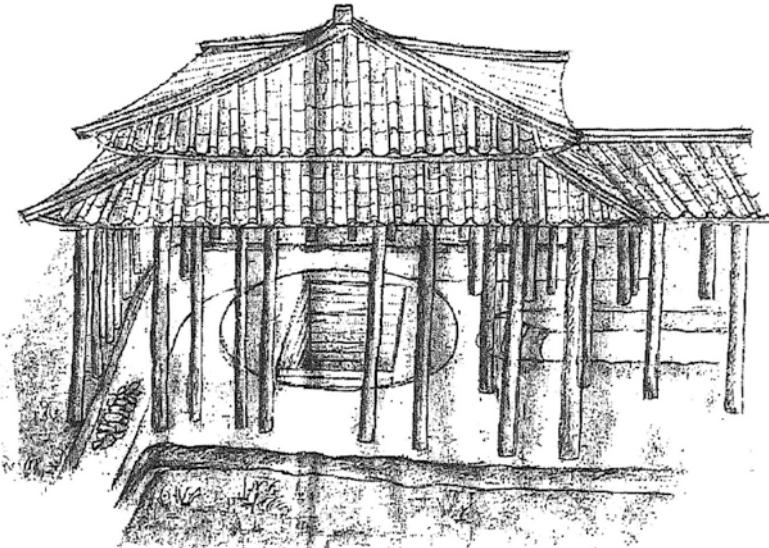
c. 西大寺食堂院水井剖面測量圖



d. 西大寺食堂院水、水亭平面圖

圖十一、日本奈良縣西大寺食堂院遺址（依《發掘調查手冊》，2011）

據此，我們反思宋皇臺五號井目前發掘工作的狀況。現今五號井考古工作只停留在平面部份揭露井中心遺跡的範圍，尚未足以認識此井外圍原來的結構。我們建議在五號井的四周，最少擴方發掘 5 米以上，才能比較準確從平面探索井外欄以外，是否存有上蓋建築等遺跡的遺存。此外，考古學如何運用半剖面發掘的方式，立體地揭露五號井的井身內部結構，掘土井坑遺跡的確認，集水設施等分析，均有待今後的工作。



圖十二、湖南里耶古井及其上蓋建築（依《里耶發掘報告》，
2007）

3、萬眾矚目去留未定石井

AMO 2014 年 4 月文件，報道了在 AWB 區(Archaeological Watching Brief)的 T1 石井。目前沒有發表此水井田野編號。這裡暫稱為 T1 石井。（圖十三 b）T1 石井井欄為石板砌築呈方形，井口邊長約 60 厘米，井深約 3 米。據上述 AMO 文件中圖 1 所附航拍 T1 發掘照片所示，T1 工地靠下部已揭露石井，同時房址遺跡亦已揭露。同文件所附照片 1(Photo1)顯示，T1 中部範圍，已發掘了 6、7 處灰坑，另一處宋元的水井（以下稱土井）（圖十三 c）亦已被揭露。此時，石井周圍已被切割成一孤立的土台。

上述 AMO 文件指出因為沒有發現到 T1 石井井欄外有井台(Well Platform)，因此判斷此井受過擾亂。此外，AMO 邀請香港大學潘新華博士到現場考察 T1 石井。據謂潘指出兩點：1、石井受四壁壓力，四方形已變形；2、築成石井石板沒有精細的加工，反映此井製作工藝水平不高。

2014 年 5 月 2 日，筆者曾直接觀察此石井。據考察此石井井欄和井身結構完整，井欄有輕微的移位，石井內的石板結構保存良好。（圖十四）

由於此石井有 3 米深，推測先要從石井底放入石板，圍築呈方形井身，在方角處，以類似榫卯狀結構接合，逐層向上疊築。據謂此井疊石板有十層之多。因此建築此石井是相當艱辛，工程技術並非容易。據目前情況，由於石井



圖十三、AWB T1 發現的兩個宋元水井

周圍土壤已被切削成一孤立的土台，從土台剖面可見，上部約 50 厘米土壤是鑿井時的人為堆積花土。

我們估計，因為此井有 3 米多深，鑿井工人必須從井底部以石片圍築方形井身，逐層上疊。因此挖井的第一工序，很可能是先從地面開掘出 3 米多掘井土坑。估計此土坑的直徑最少有 3 至 4 米範圍，向下挖逐步收窄到 1 米左右。

目前，此石井內堆積已被清理，但石井周圍挖井土坑遺跡及井台遺跡有待進一步確認。

另外，我們建議將此石井從中軸平分兩半後，從上而下逐層發掘，如此可以揭露殘餘挖井土坑的遺跡，更有利於對於井外部石構接合方式，進行精密研究。因為只是對石井周圍土壤縱割半分的逐層下掘，估計石井不容易倒塌。如果決定遷移石井，則可以最終由上而下拆件將石塊移動，值此深入剖釋石井身及底層集水和濾水等的設施。

圖十四、T1 石井層位及其結構特徵（鄧學思拍攝）



4、被遺忘的土井

T1 土井應該是與 T1 石井大約同時發現的。從上引 AMO 文件中，此土井較早階段已被發掘。同樣，筆者等於 5 月 2 日實地考察了此水井遺跡。

據觀察，因為井的井身並非石砌，故稱之土井。土井井身呈圓形。從平面觀察，井口由兩至三層的礫石圍築而成。現井深約 1 米處已露出水面。據我們在現場與發掘工作者的交流，此土井內曾出土宋末到元階段陶器。我們從此遺跡平面、剖面形狀，再加上其中出土的陶器推測，估計應是水井。（圖十五）

今後應對此土井的石砌井口周圍進一步擴大發掘，確認出挖井土坑的範圍，再進行立體的發掘工作。在日本奈良縣大福遺跡發現過與 T1 土井比較相似的“堆積礫石”井，此水井上部為多重礫石所疊砌，下部則放置有一圓形竹篾類編織成井圈。大福遺跡水井外圍，有清楚的掘井土坑的遺跡。（圖十六）

5、宋元水井總檢閱

總觀宋皇臺遺址所發現四個宋井的情況，四號井已經不存在，詳細情況有待日後報告書中去了解。最受大家注目的五號井，現已被回填保留，此水井直接相關如上蓋建築存否等問題、井身結構剖釋、井內堆積物精細科學分析、挖井土坑的確認等工作，尚有待開展。

T1 石井從所在位置來看，很可能與 T1 內發現的石砌房址是同時存在的，也就是說房址的主人也可能是製作和使用 T1 石井的人。此石井深約 3 米，井身由石壁砌成，相當堅固，井水過濾更為嚴格，石井是飲用井的可能性較大。井欄四周沒有見到明顯由於繩索摩擦的使用痕。究竟是人工直接用手從井中提水或者有提水機械工具如井架等遺跡，有待進一步的確認。由於此井口外已被削成一個孤立的土台，在此狀況下更有利對此水井進行半剖面的發掘工作，才可進而對井身內外結構、集水設施等科學資料的收集。

T1 土井房址結構上與石井有著明顯的差異，其位置更接近房址。土井在時代上是否與石井有著先後的關係，或者是存在著飲用或灌溉功能上的差異？估計當時農業社會中，沙丘周圍如果遠離河流，灌溉井是農業作業所需要的設施。這些都留待發掘者今後深入的研究。

此外，有關 T1 房址的遺跡，由於發掘者尚未有論述，難以深入討論。

據現場所見，房址有石砌的水渠，房址內有分間套房，房址部分已被近日工地柱樁所遮擋，房址遺存保存並不理想。



圖十五、T1 土井及井的下部（鄧學思拍攝）

 掘井土坑的範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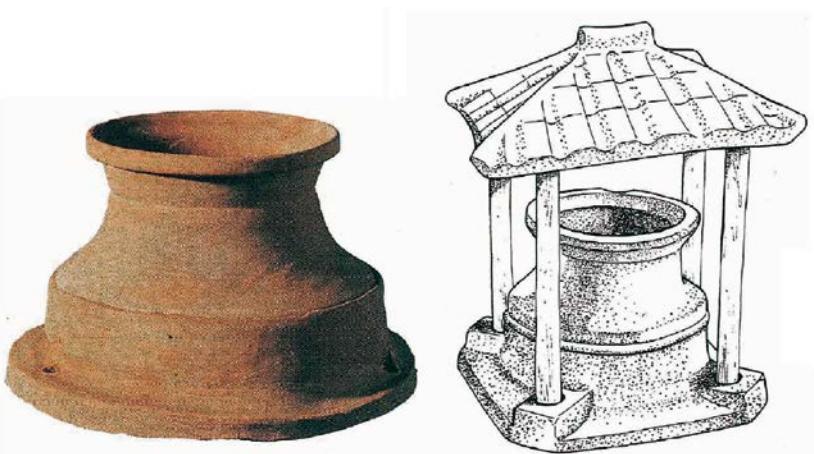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十六、日本奈良十四世紀大福遺址水井及其掘井土坑（依《發掘調查手冊》，2011）

6、香港最古老水井

宋皇臺遺址

一氣發現四口宋元的古井，當然是很受注目的。然而，這是在揭露 15000 平方米面積中的發現。目前，四、五號井的周圍與居住、水田遺跡等關係完全不明。



圖十七、九龍李鄭屋東漢出土陶井模型及復原圖（依《李鄭屋漢墓》，2005）

T1 石井、土井與居址有著一定的關係。但是這裡只發現一座保存殘破的房址，難以說明這裡是聚落的中心。從現在所知考古資料所見，九龍半島在漢以後的開發，很可能是由西向東往九龍灣推進。近年對石峽尾東漢中晚期磚室漢墓研究顯示，此磚墓極有可能是官吏墓，是廣州漢政治勢力向南通過現今番禺、深圳南投等直下到九龍的發展。李鄭屋漢墓中出土兩件陶井模型，井欄均圓筒形，地台上有三個等距的柱孔，以安裝支架、承托井亭。（圖十七）據此，我們可以推測，最遲在東漢末年，隨著漢政治勢力南下，在九龍半島的南部已開始開鑿水井，這一帶今後有可能發現香港地區最古老的水井遺跡。

宋皇臺遺址的水井遺跡是繼承和發展東漢水井的技術。而宋皇臺的石圍築的水井，具有很強自身特色，估計房址和石井使用的石材原料，來源於九龍半島周圍豐富的花崗岩石脈中。我們如果從更廣大視野如中國以至東亞考察，對香港宋元石井的來龍去脈及其學術意義，會有更清晰的認識。

7、東亞與宋皇臺水井溯源

首先，在廣東省方面，著名南越皇宮署內，目前已發現各朝代古井超過五百口，是古代水井的天然博物館。最近在廣東德慶縣莫村鎮發現過宋代元祐七年六角石砌水井，現在村民仍在使用中。據廣東文博學者指出，廣東地區從唐宋開始流行石構水井，形式多樣，有石塊疊砌，也用石板拼築等。其中如圖十四 g 所示宋代六角形石井，每層用六塊紅砂岩石板切角拼砌，與香港五號井和 T1 石井互相媲美。兩地築井的石料不同，應是就地取材的一樣表現。

從中國整體來看，中國很可能是東亞最早水井技術的起源地。早期的水井可能首先是從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。浙江省在 7000-6000 年前著名河姆渡文化中，已發現了水井，並且已有原始水亭的建築。中國考古學迄今已發現歷代的

古井達到數千座以上。據日本學者鐘方正樹研究，中國史前水井可分為兩大系統：其一為黃河中下游，由方形木架橫向疊築井身；其二為長江中下游，以豎直木條圍築井身。

黃河系早期方形積木井身最早見於 4500 年前河南省湯陰縣白營遺址，著名的山西陶寺遺址也有同樣的發現。據考古學家推測，這種方形木構技術在山東地區大汶口文化木棺的櫩首先出現，其後再轉移至水井井身的製作。然而，有學者指出西伯利亞地區南部，大約在同時也出現相似的木構技術，譬如歐亞大陸北部流行的斯堪的納維亞全堆砌結構(Scandinavian Full-Scribe)所謂無縫拼接結構(Chinkless Method)。這種建築技術在東亞很多地方都流行。日本稱之為校倉造(Azekurazukuri)。宋皇臺發現的石井就是這種起源於新石器時代黃河水井的宋代版本。（圖十八）此種石井結構牢固，估計是鑿井工人在九龍城當地鑿製而成。香港在十三世紀已出現如此先進無縫拼接結構石井技術，井身堅固，石井壁過濾井水應更為清澈可口、安全衛生。

從東亞角度而言，唐宋以後一些邊緣地區水井出現由木構轉向石構的變化。日本列島要到十六世紀才逐漸出現石製的井身，比香港地區晚了約 300 多年。香港地區得中原文化風氣之先，較早就進入比較先進飲用石井水時代的先列。



圖十八、宋皇臺石井為黃河疊築水井的宋代版本——中國水井黃河、長江兩大體系（依《井戶考古學》，2006）

四、宋皇臺考古意義重大嗎？

1、沒有研究的發現成嗎？

近年不少人喜歡上了考古。然而，對於大眾，考古似乎是相當神秘的。有些人誤解，以為考古好玩。考古成功，主要靠運氣。好彩的話，挖到什麼寶貝，一朝成名！事實上，考古人更多是面朝黃土背朝天，野外汗流浹背的工作。考古當然需要運氣，但文物古跡並不是挖出來便成就大事。出土後古跡和文物，應如何解釋才是最大的問題！這個遺址有意義嗎？如果說意義重大的話，理由何在呢？這並不是靠運氣可以回答的問題。

宋皇臺考古的意義重大嗎？一般來說，考古學家既是專業的學者，又是直接田野的發掘者。他們對遺址發掘工作最清楚，是無可取代最有權威的發言人。我們先後翻讀宋皇臺遺址初步的報告，包括政府 AMO 的相關文件中從沒有看到提及宋皇臺遺址發掘是重大的考古發現。當中的原因，也可以想見。

2、外行對宋皇臺遺址的評價

對宋皇臺遺址發掘的評價，最早見於 4 月 10 日《明報》“這是 1955 年李鄭屋漢墓發現後另一重大考古發現”。似乎是一錘定音，往後一直受到輿論界廣泛的轉引。到了 5 月 3 日，古諮會成員訪問宋皇臺工地，也同樣表達了“一個考古重大發現”的評價。此後，一些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指出：“（宋皇臺遺址）這次考古發現可能是香港歷來最重要的一次。”據這樣的評價，宋皇臺更凌駕於李鄭屋的考古發現之上。

他們的意見，對推動香港市民關心本地的古代文化，無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。稍加分析便知道，比肩和凌駕李鄭屋考古的說法，都並不是出於學術觀點的評論。香港古代從 7000 年前到清代，有著大量重要考古的發現。例如馬灣東灣仔考古被評為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、南丫島商代十數個墓葬和玉器牙璋出土、扒頭鼓商代聚落十數座房址揭露、龍鼓洲約 7000 年前白陶彩陶面世等，這些都不能和宋皇臺遺址相比嗎？

3、宋皇臺考古評價怎樣才合理

首先我們必須讓宋皇臺遺址發掘者，去充分表達發掘的收穫及其學術意義。其次，才可以由相關考古和歷史專家組人員，共同商議評價。目前，是否已經達到了能夠客觀地評價宋皇臺遺址學術意義的階段呢？如我們上文所談及，大部分發現宋元的水井，只是處於初步被揭露的狀態，深入的剖釋和論證工作，仍未進行！大量出土遺物，仍存於塑料袋中，封塵尚未洗卻！社會上議論紛紜，如何原址保護遺址，如何興建博物館展示，甚至考慮為讓位古代遺

跡，如何改動鐵路走線和豎井範圍，政府接管考古工地等。這些建議的提出，都沒有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上。

這裡，我們應回復到問題的原點，宋皇臺宋元遺跡的發現學術意義是什麼？筆者當然沒資格回答和作出準確的判斷。首先，我們還要聆聽發掘者對此工作的意見。這是對考古工作評價的第一步。

4、香港宋元考古和宋皇臺

宋元考古學發展在香港近二十年有著突飛猛進的表現。筆者好友北京大學考古學出身的劉茂、王文建在 2005 年曾經向香港政府提出過《香港宋代考古遺存的發現、研究與保護》的計劃書，很可惜後來無有落實。據我們初步的估計，香港地區尚數十處宋元時期遺址，其中不乏規模龐大及保存條件十分理想的考古資源，分布在離島、屯門、元朗、荃灣、北區、大埔、沙田、九龍城、黃大仙和西貢等地區。宋元時期重要的遺址有：虎山、東涌、小坑村、青磚圍、鰲磡石、鶴洲嶺、蓮花地、八鄉古廟、天德宮、元嶺仔、石古壟、烏溪沙、大磡村、白水碗、蠔涌、沙下以及東澳灣等。以下舉例三處說明：

第一處是 1997 年劉茂等在屯門青磚圍試探宋元至清遺址，現存遺址面積約 5000 平方米，其中在宋元文化堆積地點，從發現 25 平方米範圍，就出土兩千件板瓦片、牆磚、地磚和 256 件青瓷和青白瓷片，大部分是來源於福建、廣東等地。從兩千件板瓦片、牆磚、地磚的發現，這裡一定是宋元聚落的所在。

第二處是 2001 年發現后海灣鰲磡石海邊遺址，面積約 3000 平方米。2003 年發掘 190 平方米，就發現唐宋陶瓷片 2479 片，其中包括唐宋陶瓷是四省十多個名窯的產品，這裡有可能是外銷運輸陶瓷至國外的重要港口。

第三處是 2000 年在元朗輞井圍鶴洲嶺遺址發掘，初步調查顯示遺址面積達到 18,000 平方米。此次發掘僅 100 平方米範圍，就發現了新石器時代、宋、明等時期文化層，這個遺址報告在港、粵均已出版。

鶴洲嶺遺址宋文化層發現 F3 宋代房址一處，有鋪磚地面、天井水池、水管暗渠、和大量陶瓷器。（圖十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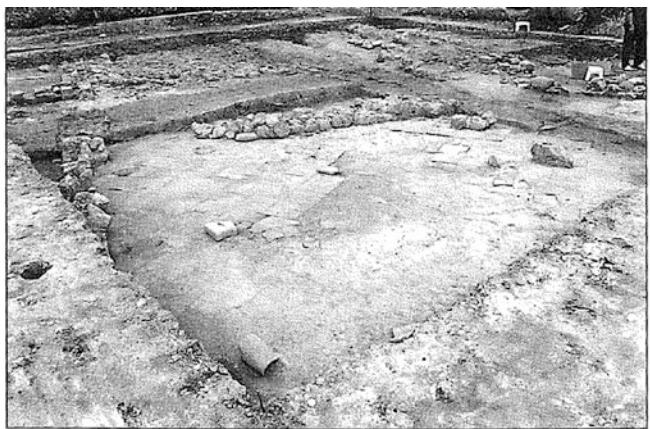
從以上簡介，輞井圍鶴洲嶺發現房址，很可能屬於南宋時代，大約是與宋皇臺 T1 的房址年代接近。從兩者房址內設施比較，鶴洲嶺鋪地磚與宋皇臺的泥土地對比，生活水平差異明顯！宋皇臺 T1 戶主，如果知道在廿一世紀的香港，有人把自己與宋末皇室拉上關係，一定是含笑於九泉之下。

我們不要忘記，鶴洲嶺發掘面積是 100 平方米。宋皇臺遺址發掘面積，已是 15,000 平方米。我們相信，如果在鶴洲嶺進行大面積發掘，宋代繁榮聚落會應聲而出，那麼水井的發現，也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5、宋皇臺遺址是中心聚落嗎？

以上對香港宋代考古簡略比較可知，據目前考古資料顯示，我們還不能說宋皇臺遺址是當時香港宋代中心的聚落。考古學上，元朗、屯門一帶宋元遺址的潛力，應該有更具優勢。我們要清楚認識到，今日宋皇臺遺址所以受到特別的重視，主要因為這裡與宋帝來港的傳說拉上關係，更重要是這個 T1 發掘地點，盤踞於預期土瓜灣的車站內，因而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。

這樣，我們是否需要反思一下目前狀況。是否凡是沙中線範圍特別是預期車站的重要位置，只要出土古代文化的遺跡，就具有良好的出身成分，根正苗紅，都要特殊保育關照呢？而那些在郊區同樣是重大考古的發現，無論怎樣都不能入大家之眼！按目前狀況宋皇臺的石井原址保留，既不進行剖釋研究，或者建議花費千萬元，用數月時間把水井原狀的搬運等的建議。我認為這種考慮欠缺學術上的支撐。我本人是不贊同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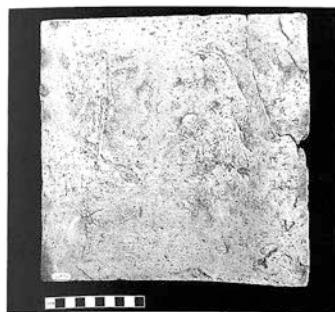
a. F3 房址



b.房址地面上全面鋪地磚塊



c.房址周圍水管暗渠



d.房址出土鋪地磚塊及板瓦

圖十九、元朗輞井圍鶴洲嶺宋代房址（依《香港考古學會會刊》第十五卷，2002）

五、如何考古轉危為機？

1、考古成為現代化絆腳石

目前宋皇臺考古確實已把香港社會的建設，推到危機重重的地步。今後最壞的發展，很可能是我們屈服於社會上某些要求，就目前發現古物古跡的原址建立博物館，迫使港鐵土瓜灣路線的改動，花費社會大眾納稅龐大的金錢，而所保育的是一些我們沒有深入研究和認識的文物古蹟。誰說這些古跡一定要保留當地的原址，才能有歷史價值呢？更令人擔心的是從此以後，考古很可能成為現代社會都市建設發展最大的絆腳石。我相信問題的關鍵，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不知道應該選擇什麼古跡，作為我們保育的對象！什麼樣的古文化才值得我們重視和原址保存！

2、重新認識古代的新平台

當然，我估計香港社會絕不會向上述最壞的方向發展。因為香港是一個理性和成熟的社會。

我個人對是次宋皇臺遺址考古所引發危機的轉向，甚感樂觀。令我最受鼓舞的是，通過宋皇臺考古危機的出現，看到香港不同社會階層大眾都非常重視本土的古文化。近日香港普遍出現對自身歷史文化追求、重視的傾向。這樣香港除了經濟實力外，文化上特別自身文化根源的問題上，一定會在一個新台階上發展。從這個觀點出發，宋皇臺遺址前後兩萬多平方米的發掘，將會是香港歷史傳統文化崛起一個重要的平台，也是香港的歷史、香港的文物古跡千載難逢的機遇。

3、齊心合力保護古文化

首先我們理解到港鐵沙中線發展工作任務重大，在社會和經濟上都受到了無比的壓力。我們應該全力支持港鐵的工作。港鐵方面應該對考古工作不應有任何插手，欲蓋彌彰，適得其反。考古學家要保持考古學本身純學術性。在全世界所有大城市中，開發和古跡保育兩者，往往得到完美的結合。香港不可能是例外。

對於考古發掘工作，政府 AMO 部門人手缺乏，工作壓力大。政府應考慮如何使合約考古發掘人員，不必受到顧問公司的控制。那麼考古人員得以受到更大的尊重，發掘過程有更大的透明度，定期向公眾報告發現的成果。並且，對考古工作有客觀專業的評審制度，是解決社會容易誤解考古工作的方法。

傳媒方面，這次宋皇臺考古牽動了七百萬香港的人心。報紙頭條、社論、香港電台廣播、電視台新聞及特輯如“講清講楚”等。其中很明顯，明報和蘋果

多次首頁頭條及社論的評論等，帶動了香港其他傳媒對古文化遺產的關心。毋庸諱言，傳媒對考古學基本知識的掌握，對於處理這樣的危機，將會起著很關鍵的作用。

4、專業與公眾考古融合

在學術界，現在看來整體的反應似乎較為審慎。目前香港地區本身考古人才十分缺乏。我們必須謹守自己的崗位，保持考古學的純潔性和學術性。我們亦不同意把香港的歷史研究，全部交付香港以外的人去代我們整理。如果是這樣，我們同樣會出現很大的危機！今後我們的歷史，都是由別人來解釋，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，沒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。古文化其實是屬於香港每個人的文化遺產。我們要齊心合力，才能繼承和發展自身歷史與文化。考古學必須拉近公眾與古文化距離，向社會大眾介紹精準的知識，使古文化深入融入大眾生活中，又從社會中汲取大眾智慧。香港 7000 多年古文化，必須要我們親自參與、承傳。毋忘香港的根。